

亮点直去

# 《乘风破浪的姐姐2》：勇敢追梦，永不落幕



声的演唱，寂静的舞台、空灵的歌，一曲震撼全场……

既是回望，也是展望。  
《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是一次新的“化蝶之旅”。有人在这里“破局重生”，有人在这里“发现全新的自我”。

跳舞是软肋的那英，完成了对自己新的挑战；不太会唱歌的王鸥，与麦克风“和解”突破歌手与演员之间的那道壁垒；以甜歌见长的杨钰莹，不只一展歌喉，还大胆尝试rap以及各种风格的舞蹈；半路踢馆而来的杨丞琳，以稳健的台风、完美的音色成功融入这个圆梦之队；吉克隽逸，以不同风格的歌曲展现她的百变多样……

能歌，能舞，4个多月的奋战，是汗水的凝结，让万众见证，她们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

成团，不是终点。  
“满载而归”的姐姐们，在这里收获了成长与友情，舞台之上，她们的豪言壮语、人生感悟犹在耳边——53岁依旧满怀少年热忱再“出道”的那英说“只要我们心不止，不落幕”；50岁的杨钰莹说“谢谢充满才华的所有姐姐们，在你们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很多。以后碰到任何困难，我都会用‘姐姐精神’鼓励自己”……

人生锦瑟无端，芳华似水流年。是姐姐们的努力与坚持，再次为世人解读：“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人生，本就拥有无限可能”。这样的精神，也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的舞台之外。

于成团之夜，由芒果TV联合全国妇联宣传部发起的“巾帼她力量”网络寻找活动也在



此揭晓——  
从保家卫国、巾帼脱贫、创新创业、岗位建功、抗疫逆行、环保先锋、科技振兴、乡村振兴八个维度甄选出的女性榜样姐姐们也来到了现场。  
走出国门执行国际维和任务，被授予

“联合国和平勋章”的“战地红玫瑰”车玄；从父亲手中接过扶贫接力棒，带领薛家村构筑绿色产业梦的“扶贫花木兰”王婷；长期从事太空安全领域研究，主笔撰写并发布我国首份《空间态势评估报告》的李洪波；重返大山创业，带动1000余户果农增收致富、帮助120余贫困户脱贫的剑桥女博士彭阳；守护基础防线，与武汉金银潭医院功能科的同事们，自始至终坚守在抗疫一线的“凡间天使”代表屈亚莉；16岁时就投身护理事业，获得南丁格尔奖章的“超级义工”邹德凤；带领几十户村民开山凿石，前后历经13年，开出一条216米“小康之路”的邓迎香；积极响应国家号召，20岁时就成为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第一代务林人的“沙漠卫士”陈彦娟……

有人韶华正茂，有人白发苍苍。  
她们的人生何尝不是一首动听之歌，从20+到70+，身在不同领域的她们，用自己的不懈努力，谱写着巾帼不让须眉的榜样故事，展现着拼搏与奉献的新时代女性风采……

三十而骊，三十而奕。  
从第一季到第二季，从《乘风破浪的姐姐》的“小舞台”，到每个人都置身其中的社会“大舞台”，姐姐们开启的，是一场摆脱年龄束缚，勇敢追梦、美丽绽放的逐浪旅程。

于欢呼声落幕的，只是一场演出，永不落幕的，是她们吟唱世间韵味，在梦想之路逐浪飞花的气质、坚持和毅力。

而这种精神力量，会一直延续，在舞台上的姐姐们中间，在每一个为梦想而奋斗的女性中间。

新书祭



## 《赫塔·米勒三部曲》

[德]赫塔·米勒 著  
刘海宁 钟汇涓 沈锡良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版

《狐狸那时已是猎人》《心兽》《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是三部以罗马尼亚共产主义时代为背景的作品，也是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米勒的代表作。简练的文字，精准刻画了罗马尼亚当时的生活氛围。渴望去大城市念书的罗拉，住出口袋里的口袋塞纸条的女工，分道扬镳的阿迪娜和克拉拉阿迪娜，可以在赫塔·米勒的书里寻找她们真正的生活。

赫塔·米勒的叙事艺术，几乎让人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而时间毫无疑问流逝着，配以琐碎的细节，便产生了虚度的感觉。她将那个千篇一律压力重重的灰色时代打碎、解构、重组，用报纸、公文、陈词滥调拼贴诗歌，她的小说，将废弃落后的工业城镇变成生机和危险并存的童话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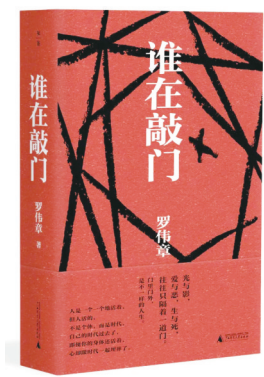


## 《喜剧》

陈彦 著  
作家出版社2021年3月版

《喜剧》是作家陈彦“舞台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与《装台》《主角》一样，仍属戏曲舞台内外中心人物动人心魄的生命故事。这部小说，最初叫《小丑》，作者以贺氏一门父子两代人的生活与命运为主线，在戏与人生的交互互动中牵引出广阔的人间世各色人等的生命情状——恩情、爱别离、求不得、诸般际遇所致之起落、成败、得失、荣辱等等，并于其间表达了对戏曲与历史、时代和现实关系的透彻理解。

不同于《主角》中秦娥虽面临外部世界是非毁誉之磋磨，却一味精进自我成就的向上之路，《喜剧》的主角贺加贝、贺火炬兄弟分属两种类型，由之生成两种人生状态——前者因心里有所郁结而对女主角万大莲不能忘却，也在《喜剧》之邪路上愈行愈远，终于于误入歧途难以自拔，其“喜剧人生”终转为“悲剧”收场；贺火炬虽也偶入歧途，但却因偶然机缘幡然悔悟，悬崖勒马，于世态人情之演变中顿悟，从而开出喜剧人生峰回路转之新的可能。



## 《谁在敲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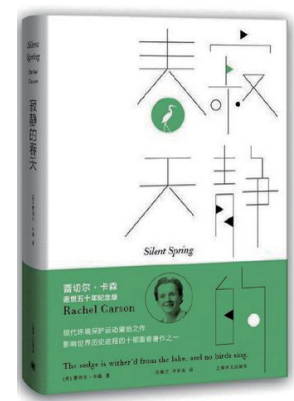
罗伟章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版

生而为人，不可避免的是，在人生的某个关卡，会遭遇母亲的离世。至亲的离世往往带来不可跨越的悲伤。这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小说，以“父亲的病”为导火索，采用定向爆破的叙事方式，将子女们的内心世界逐一炸裂，从得知父亲住院时的张皇失措，到病房陪护时的手忙脚乱，从选择放弃治疗时的迫不得已，到直面父亲去世时的追悔莫及，各种复杂微妙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兄弟姐妹间相同的悲痛和不同的难处，凝练成对生死、道德、人性的感慨与叩问。

继《饥饿百年》写尽“父亲”身为农民卑微坎坷、坚韧不屈的前半生后，作者在《谁在敲门》中以“父亲”的退场为切入点，写一个时代落下帷幕后的故事。子孙辈悉数登场成为新时代的主角，经过大时代的洗礼，每个人在时代下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也将指证他们不一样的命运。  
(端木紫)

文化观澜

# 蕾切尔·卡森留在书里的诤言，没有过时



在世界地球日来临之际，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漂亮的“校园经典彩绘版”《寂静的春天》，是想呼唤我们阅读或重读《寂静的春天》。



《寂静的春天》的作者蕾切尔·卡森

吴玫

我把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最新版《寂静的春天》晒到朋友圈，不一会儿，生活在海外的亲戚就留言道：“这本书的作者20世纪60年代就住在我家附近。”2016年6月，我去这位亲戚家待了半个月。那个离华盛顿不远、隶属马里兰州的小城埃利科特，非常安静，他们的家，就在小城的中央公园附近。在他家的那些天里，只要有闲我们就会上站大坝，公园的景观就尽收眼底了。那里，花木扶疏、水草丰美，野天鹅在清澈的湖水里如入无人之境地嬉戏。假如走进公园到处逛逛，遇见小动物是大概率事件，所以，女主人讲的小故事，就非常可信了：因为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女主人每天早上4点半就要出家门开一个多小时的单位上班。一个大雪天，她一开门就看见一只火红的狐狸蹲守在她家门外，吓得她不知怎么办好，只好与狐狸四目对视，看看到底谁怕谁。

“我们曾在地常散步的河边小道上散步。据说她写《寂静的春天》的想法，就是在河边小道上散步时萌生的。”

蕾切尔·卡森于1964年去世，亲戚是20世纪80年代移居过去的，搬到现在居住的小城，更是10多年前的事，时间的错位让我对亲戚的说法暗暗生疑，就去查找资料：“她抚养的外甥女在36岁就去世了，留下一个5岁的男孩，她收养了这个孩子。为了给孩子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同时照顾已经年届90的老母亲，她在马里兰州买了一处乡村宅院。正是这个环境促使她关心一个环境问题，并产生了她最重要的作品《寂静的春天》。”看来，亲戚的话确信无疑。

我迟迟不敢相信是埃利科特这座小城的环境催生了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实在是因为《寂静的春天》所涉及的话题，与我眼见的埃利科特的自然环境，相距太远。那么，在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的笔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的埃利科特、马里兰州乃至美国的春天，听不见鸟儿的“歌声”？

“地球上生命的历史一直是生物及周围

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地球上植物和动物的自然形态和习性都是由环境造成的。就地球时间的整个阶段而言，生命改造自然的反作用实际上一直是比较微小的，仅仅在出现了生命新种——人类——之后，生命才具有了改造其周围大自然的异常能力。”《寂静的春天》起笔不久，蕾切尔·卡森就直指人类是改造乃至破坏自然环境的罪魁祸首。

那么，人类做了什么将自己变成了自然环境的破坏者？

当人类还未进化成“生命新种”时，地球上的各种植物都是花插着生长在大地上的，而不是我们现在已习以为常的一大片望不到边的麦田、棉花地。那时，世上也没有路，就这论一个区域里的行道树树种几乎是整齐划一。

自然生成的植物群落，使得各自的病虫害有了天敌，不需要外力的帮助它们也能顽强地在地球上休养生息。

那时候，海洋将地球上的大陆分隔得只能遥看，大陆板块的漂移特别是人类借助科学技术可以自由地在各大陆之间来回穿梭后，日本丽金龟就能远渡重洋身到了没有克星的新泽西州，并在当地泛滥成灾……

病虫害干扰了人类舒适的生活后，人类开始反击。蕾切尔·卡森写作《寂静的春天》时，美国正在滥用DDT。在蕾切尔·卡森的描述下，DDT未必对抑制丽金龟的繁殖起到多大作用，可它对土壤、水资源、空气等的污染，却导致整个生物链处于有毒的状态下。大肆施用DDT这一叶障目的决策导致的后果，已经无需赘言，“居然能默然对活生生的生命采取这样使其受苦的行动，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不曾降低了我们做人的身份呢？”蕾切尔·卡森列举了大量事实和证据后，发出这样的诤问。

1964年死于癌症的蕾切尔·卡森一定不会想到，在她身后因为人类肆无忌惮的践踏，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自然环境已经变

得越来越糟糕。

灭绝生物的名录越来越长，地球无法降解的垃圾越积越多，气候变暖使得冰川的雪线越来越后退，《丈量世界——乘火车环游世界》的作者萨拉·巴克斯特在描述瑞士境内的阿尔卑斯山高山景致时，痛心地说道：1930年冰川快线（火车）首次开通时，由于大雪覆盖，冬季火车根本无法通过海拔2429米的富尔卡山口；仅过了52年，1982年再乘坐已实现全年运营的冰川快线去观赏阿尔卑斯山，标志性的景观冰舌出现在山体越来越高的地方，而且还在融退。

而就在近日，日本政府决定将核污水排入大海，全然不顾此举将对地球的海洋生态造成什么样的灾难性破坏。

人类似乎正在用灭绝自己的方式污染地球，是否危言耸听？刚刚读完一本即将出版的科幻小说。小说中，由于核爆炸人类只能隐身到地铁站内以求苟活，然而，核爆炸引发的核污染并不因人类从地面退缩到地下就放过了人类，于是，惊心动魄的灭绝与反灭绝的斗争就在地下地铁站台和铁轨上窘迫地进行着……也许会有人笑言，那是想象力丰富的作家虚构的未来世界，然而，那一部叫人不忍卒看的剧集《切尔诺贝利》，每一帧画面不都在再现人类作践地球带来的后果吗？

保护地球环境已经刻不容缓，在世界地球日来临之际，上海译文出版社“新瓶装旧酒”地推出漂亮的“校园经典彩绘版”《寂静的春天》，是想呼唤我们阅读或重读《寂静的春天》。重读现代环境保护先驱的呕心之作，蕾切尔·卡森留在书里的诤言再次深深触动了我，让我领悟到，50年虽不能让沧海变成桑田，但只要人类善待地球，大地母亲就会回馈我们最美好的生态和环境——蕾切尔·卡森写作《寂静的春天》时很难听见鸟儿的埃利科特，今天已成了雪雁迁徙时的栖居地，一种名叫红衣主教的小鸟也会时不时地停留在亲戚家的后花园。